

的拜父，除非他是從靈拜的「新造的人」（參約三6下）。環境、地點、儀式、節目，都不重要；重要的乃是用心靈來拜父，這樣我們每主日到教會來敬拜才真的使神的心滿足，使我們自己也會體會神同在的美好。

因為神是靈，所以我們要用「誠實」來拜祂。「誠實」原文的意思乃是「真理」。這是說：出於真理的敬拜，就是真正的拜父，這位全知、全在、全權的神成為我們敬拜的惟一對象。出於真理的敬拜就像「眾天使，和眾長老

並四活物，在寶座前，面伏於地」的敬拜；也能與他們同說：「阿們，頌讚、榮耀、智慧、感謝、尊貴、權柄，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」（啟七11-12）真的敬拜使神的名字大大得着榮耀。

## 顧仁恩先生

于力工

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五年間，教會所嚮往、所需要的、所稱羨的是奮興家。青年人心目中的「偶像、英雄」也是奮興家。早期一些的奮興家有丁立美、李叔青等人，後來興起的有計志文、趙世光、宋尚節，還有一批如石新我、顧立恩、金罕……，其中還有一位不大為今天的人所知的，就是顧仁恩先生。他和宋尚節同時，江浙人，他的國語帶着上海話的口音，還可以稱為用得上。

我初次聽他講道是在一九三九年，中日戰爭期間。他來到香港，伯特利聖經學院請他來領幾天的早禱，才知道他的一點底細。所謂奮興的講道，可以說是先知型的講道，多以責備、指責罪、勸人悔改，這和當初美國的愛德華約拿單·奮尼，別列新得（Jonathan

Edward Finny, Billy Sunday）很相似。講道時，大聲疾呼，有時眼淚流下；指責罪的時侯，如臨大敵般的慷慨激昂；安慰人時，又低聲溫婉。講述時，不是第一點，第二點，第三……斯斯文文的，穩風不動的像在課室裡教書一樣。當時華北神學院的院長張學恭牧師的講道，就是如教書一樣的。所以華北神學院所造就出來的人，多是「教導」一般的講道，而不像伯特利聖經學院多產生奮興式的講道。在廣西梧州，劉福群牧師作院長時代，建道神學院所造就的人材中的講道方式有奮興也有教導式的講道，這也與人的性格與帶領和個人的氣質有關。（現在的講道多是講座式的方式，面對擴音機，音調平均，如平鋪直敘，好像沒風吹的樹梢一般。）

### 出身

在顧講道時，提及他曾是默片時代的電影明星。幼時及少年時在聖公會所開辦的學校念書，對於宗教沒有感動。教會學校是要讀聖經的，他讀了四福音大感不惑，為甚麼耶穌要四次釘十字架，他說：「基督教，真是莫名其妙，一位耶穌要生四次，為人釘死四次。」而且當時聖公會的牧師抽煙喝酒，在禮拜時披袍掛帶，念念有「詞」。我們被強迫去禮拜，都是偷偷的帶了章回小說去看。巡行的老師走過來時，同學們彼此「掩護」，那時我們穿長衫，一蓋了事……」

### 自殺

顧自稱青年時期好談戀愛，追求女孩子。他愛上了一位女孩子，起初感情熱烈，後女朋友別戀把他拋掉，避不見面。她的母親也討厭他，由於失戀，一時想不開，去到黃浦江邊徘徊，當時美國軍艦停在黃浦江邊（小型軍艦），他不知道艦上有守候的兵，在「傷心」之餘，決定自殺了之，便躍身投入黃埔江中，艦上的美軍見人投身入江中，即刻跳入江中把他救

起。他醒來見到不少人圍着他，感到慚愧，一面多謝美軍救了他，支吾其詞的，說是失足落水。這才經人協助換了衣服，悻悻而去。

當時有電影公司招考演員，他便去投考。由於長像不錯，竟被錄取，幾齣電影中演出後竟小有名氣，雖未紅透了天，也常有小報登他的緋聞。他自己也說與女演員混在一起，也就落在花天酒地，亂搞關係中。但是由於曾失戀過，自殺過，心靈中有無法添滿的空虛。一次在宋尚節的奮興會中聽道大受感動悔改，也把自己奉獻終身作傳道，由此就脫離了電影圈。若不是蒙召，電影已開始有聲有對話，他可能會被淘汰的。

### 開始傳道

由於他有些名氣，起先到處作自殺、蒙恩、蒙召的見證，卻也吸引不少的人來聽講道。所以他講道——在台上的作風是一面「演戲」，一面講道，非常的生動。那次到我們神學院講道，坦承自己未讀過神學，沒有學過講道法，在講道上是「亂炒菜」，是雜碎。他的講道無題，說到哪裡，就講到那裡，一個見證連一個見證，一個故事連一個故事。但他的態度誠懇。每次講道之後，不少的人立志信主蒙恩典。那時在抗戰期間，宋尚節先是去了南洋一帶工作，後病重去了北京香山養病，顧仁恩被各教會請去領奮興會時，也仿效宋尚節，為人禱告醫病，不少的人因他的按手而得醫治。

此時正是石醒吾（即石新我）、趙君影、金罕、徐保羅……等在各地領奮興會的時候，

凌勵立譯

## 跨越死河

落日，晚星，  
清晰向我召喚；  
但願當我出海，  
沙州沒有呻吟。

流動的潮汐好似沉睡，  
聲音和泡沫都太豐滿；  
來自無窮無限的深淵，  
又返原處。

薄暮，晚鐘，  
接着就是黑暗；  
但願沒有離別的悲痛，  
當我起航。

雖然從我們那時間和空間的侷限，  
洪水可能把我遠遠帶走；  
但我願能面對面朝見我的舵手，  
當我越過死河。

譯後記：我記不起為何我會那麼喜歡這篇詩，也許我會唱它的曲調；更可能因為它表達了我對死亡的心情。1974年，我的心臟病很嚴重；1998年，我又患重病，行過死蔭的幽谷。我有機會重譯這詩，表達我的希望和對舵手的仰賴；我一生一世有一位舵手，就是我主我神。

（譯者曾為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教授）

趙君影、石醒吾、顧仁恩由河內往雲南昆明去工作，一時他們三位也轟動了昆明，其時內地會的奮興家薛蒙則也在昆明佈道，一連五十三天講「在財主門口的拉撒路」。日機大轟炸昆明，政府下令疏散，他們紛紛離開昆明，這是一九三九、四〇年的事。顧仁恩回到了香港，再回到上海，一直在那一帶領會工作。

### 變色後

一九四九年共軍過長江，推軍南下廣東廣西，顧仁恩被鬥。這時上海的傳道人均要學習，後來他們要喊口號，其中一個口號是：「打倒耶穌」，祇有三個傳道人不肯喊這個口號，就是顧仁恩、竺歸身和湯仁熙。竺歸身牧師年已八十五，罰掃街，其他的人被

判刑。顧仁恩被判十五年，送到青海勞改，修鐵路。十五年後，被釋放回到北京，他的續弦早已主動與他離婚（他才知道）。已無人可以投奔。此時宋博士已過世，當年他也曾來到香山，跟宋博士學習，因為有一段時間他也消極消沈，經過再次的復興再去傳道。無處可投，只好又自動回到青海，後在青海過世。

顧仁恩說話也很談諧，常是談笑風生，我記得他曾勸傳道人要多禱告。他說，有時在人來往的地方，你作作樣子，跪在那裡，人家總看見你這個傳道也是一個注重禱告的人。當你跪在那裡裝樣子，你不禱告，也就禱告了。他是一個默片時代的明星，最後年代也作了修築鐵路的人，「默」然的歸到曾召他的主那裡。